

■ 聚焦

一个文学时代的取像

□ 廖 奔

我是河南人，河南出作家。徐玉诺、苏金伞、姚雪垠、李季、魏巍、赵青勃、李準、张有德、乔典运、段荃法、徐慎、张一弓、田中禾、张宇、李佩甫……南丁说：文学豫军。

我是南阳人，南阳出小说家。二月河、周同宾、孙建英、殷德杰、周熠、李克定、李天岑、马本德、赵德玺、行者、秦俊、王俊义、窦跃生、廖华歌、张克峰、韩向阳……南丁说：小说出南阳。

南丁谁也？河南名作家，20世纪50年代以小说《检验叶英》《科长》成名，80年代以小说《旗》开反思文学先河，《他们两个短暂一生的编年史》《尾巴》对文坛影响深刻，随即掌河南作协、文联牛耳，拉起文学豫军，小说散文随笔诗歌评论各体皆备，叱咤河南文坛30年。

中华先民以为河南据天地之中，赵富海《历史走动的声音》之著，即通过对中岳嵩山“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落方位观、文化脉与精神源的叩问，探询古人的天地宇宙人文思维方式。河南人因此爱说“中”。《河南文化人因此而自豪、自信、自强，当然我希望没有捎带上自大、自满、自闭。河南作家乔典运说：河南是中国的娘。皖人南丁也说：中华语言家天下。他推崇河南话，特别是农民语言，生动、形象、准确、精练、幽默、上口、易懂、内涵丰富。赵富海鲁人，也认为河南语言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

我离开了河南，又长期脱离了文学创作，但对文学豫军也耳熟能详，更知有小说宛（南阳）军，又更知有中州作家群。我与他们擦肩而过。当年，我在黄泛区知青农场懵懂学诗时，河南诗界苏金伞俯瞰众生，王绶青、王怀让如日中天。古典、外来之外，我读郭沫若、闻一多、艾青、李季、臧克家、阮章章、贺敬之、郭小川、李瑛、严阵、雷抒雁。处女作《风雨护秋》发表在1974年《河南文艺》上。1979年写《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投《诗刊》，通知采用后又退回，编辑写了封中肯的道歉信，说是风物突变——它浇息了我成为新诗人的激情，于是去搞文艺理论。我在北京用公共语写作，自己觉得脱离了语言本土，不接地气。也有离开而未脱地气的，如豫籍旅京作家成就卓卓者周大新、刘庆邦、朱秀海、刘震云、阎连科、柳建伟，他们被笼统包括在中州作家群内。现我工作回归作家队伍，可以重新打理旧业了，颇感惬意。赵富海的《南丁与文学豫军》来得逢时，为我了解区域文学状况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切入口，我因而不胜欣跃。

文学豫军！中原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前次荒战乱频仍，水旱黄汤蒋日仍拉锯，文人们逃难离散躲避不及，未能像陕晋冀鲁和东北那样聚合起文学新军，尽管此后奋起直追，仍然长久不可望人项背。新时期河南农村题材创作井喷，豫军成形。富海说，20世纪80年代后，文学豫军的干将们多自学成才，分布各处，身份从农民、工人、教师、干部到编辑、记者不等。“黄埔一期”（1980年河南省第一期文学讲习班）开始把他们集合，树旗者南丁。南丁育人团军，经他手调入文学岗位而在现今活跃的作者有夏槐群、田中禾、张斌、孙方友、李佩甫、郑彦英、杨东明、齐岸青、赵富海等，组建起一支强

健的专业作家队伍，给它宽松的写作环境，并以众多评点文章团聚、培育和扶持它。南丁领导并创办了大型文学期刊《莽原》以及《故事家》《散文选刊》《当代人报》《传奇文学选刊》《文艺百家报》《专业户报》等，筹建了文学院，为河南文坛开辟出阵地；搭个窝，你们在这里下蛋吧。

蛋陆续下出，地域、环境、氛围、气候、基因、气质、风格、流派的体现与集合体，所谓“国风”——中原文学之风。文学豫军多为新时期的一代人，如写小说成绩卓显而上面未提到的南豫见、王钢、墨白、孟宪明、王安琪、邵雨、李洱、乔叶、郭萍、原非、申剑、郑竞业、朱根发、刘向阳、兀好民、张兴元、侯钰鑫、傅爱毛等等。又有散文名家王剑冰。南丁说：河南省创作优势在农村题材，作家多是写农村的好手，作品的乡土韵味耐人品尝。从此豫军横空出世进入中国文坛，至上世纪90年代起与文学陕军、晋军、湘军、京派、海派、白洋淀派纷争逐鹿。南丁的个人贡献在于为文学豫军开掘出一片土壤，呵护出一个环境，改变了一方水土，氩氩成一个气场，使之葱郁成一片共生林，从而创造出个特定时段的文化气候圈，烘托出近30年的河南文坛盛世。一方人文地理奠定一方文学。诗的建安诗派、齐梁体、大历十才子、新乐府运动，词的花间派、辛词豪放派，戏曲的吴江派、苏州派，绘画的吴门画派、扬州八怪，皆有生态类同处。

文坛上或少成就一位小说大家，河南文学苗圃却出现一位不可或缺的园丁。南丁虽未整个体创作之才，却竖起了一方文学旗帜，人称“中原文坛祭酒”，他把一段区域文化创造织入了中国文学大纛，丰盈了当代文学史。尽管他自己遗憾：遏止住小说创作的好势头去当了8年文联主席、党组书记，没能写出一片短篇小说。然而，南丁既立了言更立了德，他成为中原文化的一个特殊符号，南丁现象则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功案例。

南丁行了善政，行善政是被人记住的。富海说，南丁的善政就是对作家你我不分家、宽厚待人，在一起抽烟、喝酒、喝茶、聊大天中了解大家的需求，然后热心、诚心、急心地想方设法解决文学的条件问题，为作家写作铺路搭桥。他为人淳朴坦诚、幽默洒脱，执著于责任和服务，慷慨地挥洒着温馨与爱。于是，作家们也就把他当成哥们儿兄弟，推心置腹，更景仰他的人格魅力而齐聚麾下。南丁说：作家最终拼的是人格。河南文坛气候也一度系于南丁的人格——这也是富海写作《南丁与文学豫军》的初衷。许多作家感恩于南丁的拨擢，他在现体制下帮助这些人从生存状态进入创作境界，于是，他们成名成家不忘本原：盛名岂止因佳作，兴振豫军无量功。文学豫军中对南丁的崇拜，更是一位作家对合宜旗手及其所创辟文学环境的依恃、眷恋与珍惜。我从中看到的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依存关系，体味到的是鱼水和谐互滋养的融洽气氛，感慨的是个体精神对区域文化气候的影响之大。文学豫军享有了这个前提，这是中原文学之幸。

文学是脆弱的，文学环境是脆弱的，人也是脆

文学评论

■ 文学评论

弱的，南丁终因年龄原因要谢幕了。但愿南丁的谢幕没有带走河南的一个文学时代。富海作为此一时代的个中人，在经历了文学豫军的鼎盛时期之后，回顾生长环境，用一首歌献式的追忆作品，为南丁、也为这个文学时代铸刻了铭铭。

这个文学时代由一批信奉生活真知的人构成，他们为文学遭尽磨难踉跄也享受到其光鲜荣耀，至今还恪守着既定的观念：深入生活。小说《鸡毛信》作者华山，虽娶了著名粤剧艺术家红线女为夫人，仍常年屯住河南太行山脉中的林县，写红旗渠，南丁说他魂系太行，最后骨灰撒入漳河。1958年被打成右派落户大别山4年的南丁受华山激励，为了深入了解山民，1970年又自愿举家迁入南阳伏牛山腹地3年。1961年，在兰州大学中文系读三年级的田中禾为了当作家，退学做了农民，写出后来影响全国的系列小说。即使被打成右派，他们也讴歌生活的馈赠。国庆10周年，在新县劳动改造的右派作家南丁和徐慎举酒庆贺，徐慎说：“他们不当右派能这样深这样近地了解生活了解人民吗？咋能写出好作品？就得看着咱们写！来，为他们没有当右派咱们当了右派干杯！”而今的网络文学写手日书万言奋进斗金，早已与深入生活派道不同不相与谋。富海也在为深入生活派撰写一首挽歌吗？

富海是文学豫军中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不安分于写小说，是小说家里喜欢谈历史文化的，他的作品出州、写外省、写盆景，却又用小说结构、散文笔法、诗歌意境来组合，语言则口头而家常，使你于惊诧绝美中感受别样文学与别样心境。此书亦写法别致、结构新奇，不同于同类作品，既非文学史，亦非回忆录，亲历、直感、生动、贴切，边阐发其思边介绍背景边回忆中人边叙议评点。手法则回环穿插，连带出击，似以人为经，又以时为线，更以思路牵文脉、作品带时代，跟着感觉、回忆走，解读作品不仅理性把握而且直感切近，细节多于概括，鲜活多于枯涩，遣词汪洋恣肆，文思汹涌澎湃，联想式的、跳跃的、意识流的，忽而描写，忽而引文，忽而评议，忽而感叹，“拿来”甚至不用引号，你竟分不清是谁的文字，然而出奇和谐地风格统一，组成琳琅满目、色彩斑斓的论理推衍与真实生活图景。这是血肉粘连而非冷静旁观的议论，尽管也有理论框定，观察眼光与描写笔触却是小说式的，烟雾一缕，娓娓道来。如说南丁：稳如山石，静如止水，且加入人格评判：正派友好善良厚道。还特别点出南丁的悲悯情怀。写一个人，却状摹出一个时代，勾勒出了文学豫军的整体形象。当然，崇敬心态与追随者身份而非驾驭视角，或限制了作者对于对象的宏观定位与客观评述，但你能苛求知恩图报么？

于是，一部极为特殊的文学传记、回忆录、流派论、断代史合成了，从一个未被使用过的视角论述了文学与环境、与氛围、与群体、与个人的关系，情理充沛、真气饱涨、引人深探、开蒙发悟。

我于是也仿其笔法，赓其韵也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好，总归不是我的惯常做法，在我的文集里从未出现过此种风格，写出上面文字。遭赵拐带？借赵突围？

以个体之爱贯穿人间大爱

——评谭仲池、彭海燕《雷锋》

□ 贺绍俊

一个抽象的符号。谭仲池和彭海燕显然是不赞成这种论调的，相反，他们要理直气壮地书写雷锋的爱情，用美好的想象去补充雷锋的爱情。这一写作立场无疑有益于我们全面地认识雷锋，有益于我们把雷锋从一个抽象的符号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使雷锋形象更加亲切可爱。

其实，像雷锋这样一位充满着爱心的青年人，在现实生活中自然会成为众多女性倾慕的对象，作者非常客观地展现了这一点。雷锋在日常生活中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男性还是女性。年轻的男性同伴乐于与雷锋做朋友，年轻的女性朋友在与雷锋的接触中难免心生爱恋之意。我相信，美丽的爱情会使人的心灵变得更加高尚。从这个角度说，将雷锋曾经有过爱的爱情历程呈现出来，不但不会削弱雷锋大公无私的英雄形象，反而会使他的形象更加真实感人。

在阅读这部《雷锋》的过程中，我常常被其中的故事感动：当我读到雷锋在乡村学校与女同学王俐伶相互帮助、彼此萌生好感时，觉得这感情仿佛一只青涩的苹果那样鲜红可爱；当我读到雷锋鼓励王俐伶表演荷包《小锯子》后，台下同学们齐声喊道“雷正兴（雷锋小时候的名字），你真行，一配对了王俐伶”时，不禁对那个纯洁、阳光的少年时代生出了艳羡之情；当我读到一直暗恋着雷锋的易毓秀不顾一切地追随他来到鞍山时，又深深地被这位痴情的女子所感动。

过去我们在宣传雷锋精神的过程中，片面理解了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以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必须把个人化的情感过滤得干干净净。因此，在我们的宣传中，逐渐形成这样的印象：雷锋是没有爱情的，如果把爱情与雷锋联系在一起，仿佛就会亵渎了雷锋。这实在是非常错误的观念。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之一，雷锋又是一位内心充满大爱的人，他怎么会在对待爱情时反而冷漠和苍白呢？事实上，雷锋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一直都憧憬着美好的爱情。谭仲池和彭海燕显然不认同过去对雷锋的模式化宣传，希望在广泛搜集客观资料的基础上，真实呈现雷锋的个人爱情。从这本书的“后记”中可以看到，两位作者为了写《雷锋》，做了非常细致认真的采访：“在雷锋的故乡，我们寻找到了他当年的同学、好友、同事黄菊芳、冯健、王佩玲、张健文；在抚顺市我们访问到了他当年的战友乔安山和鞍钢的老工人”。在采访中，他们感知到了“一个真实的、血肉丰满的、阳光圣洁的雷锋”。

这本书正面而直接地书写了雷锋的感情世界，让一个曾经平面化、符号化的雷锋真正还原为了一个活生生的青年形象。此外，这本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披露雷锋的爱情故事，更重要的是，我们从看到了两位

2013年3月4日 星期一

■ 关注

自上世纪末以来，互联网正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全面介入当代生活的每个角落。数十年来，中国互联网井喷式的发展，使曾经稳居高位的传统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甚至电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上网冲浪代替了读书看报，写博客代替了写文章。年轻人对网络的热情与痴迷，令在纸媒时代成长起来的“老一辈”们忧心忡忡，于是，对网络肤浅化、泡沫化的质疑声一直不绝于缕。传统文学的拥趸谴责互联网的市场化、大众化、粗鄙化倾向，坚持并怀念着传统媒介一贯坚持的精英化价值取向。

网络阅读、手机阅读和电子书的普及，帮助人们充分消耗了公交、地铁上的碎片化时间，浅阅读的兴盛，也进一步催生并捧红了《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鬼吹灯》等网络小说。在对待网络文学的态度方面，传统出版业与纯文学界的态度似乎相当暧昧：一方面，纯文学界似乎并不认可这些网络作品的“文学”地位，对纯文学高蹈、小众这一传统定位的认可，使得大多数人一直将网络文学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的巨大诱惑，传统的文学出版社又将眼光对准了那些在网络上引起阅读狂潮的作品——事实证明，这些作品在变成铅字之后，的确为他们赢得了客观的利润，也为惨淡的文学出版打了一剂强心针。传统出版业、纯文学界的矛盾与纠结，进一步激化了网络文学处境的尴尬。如何将互联网的巨大影响力与传统文学出版的思想性、精英地位融合在一起，似乎一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惊喜地发现，网络文学的生产基地、各大原创文学网站正在将关注的焦点逐渐由数量的增长转向质量的提升。17K小说网不仅推出了《网络文学新人指南》和《网络小说写作指南》，还组建“大神讲堂”、“一对一点评”等，旨在帮助网络写手提高写作能力。盛大文学也通过写作训练营、“新人主题写作季”等方式鼓励、督促新人创作，并着力打造具有较高文学素养的“白金书评人”。此外，起点中文、榕树下等网络文学原创网站也在以极大的热情和资金投入推进网络文学专业性的提高。

与此同时，腾讯、搜狐、新浪、网易等纷纷推出读书/文化频道，进一步投身于关怀社会热点、体察舆论走向的努力之中。其中，由腾讯网主办的“腾讯书院”文化沙龙活动在这一波文学“逆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活动不以盈利为目的，关注时下最新的文化热点或文学主题，探讨的内容也颇有深度。自2012年9月1日起，“腾讯书院”已成功举办5期，讨论的内容分别涉及个体回忆与国家历史、后“诺奖”时代的文学走向、“读书作为一种信仰”、知识分子身份在中国的现实处境以及“预言2013”。海岩、周国平、熊培云、梁文道、贺卫方、吴稼祥等作家、学者分别参与了讨论，赋予这一公众活动很强的思考性、专业性。此外，几次活动的地点几乎都设在校内，知名学者、热点议题，无疑是高校青年学子关注和追捧的对象。因此，这些活动的现场氛围热烈、高潮迭起，便可想而知了。除“腾讯书院”之外，新浪、网易、搜狐等网络媒体也都曾多次联合文化机构，组织讲座、沙龙活动。新浪网还独家推出“网上公开课”栏目，网罗了包括哈佛、耶鲁、斯坦福、牛津，以及清华、北大、人大、北大等在国内外知名高校的课堂教学或讲座视频，打破时空、地域的局限，以“空中课堂”的形式将这些珍贵的文化信息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

在新媒体时代的社会中，网络媒体在传播范围、传播速度等方面已大大超过了传统的纸媒，凭借其自身的强大影响力，网络媒体主办、发布的这些活动自一开始便可以吸引众多的高校学生、文艺青年——而这些人，恰恰是如今社会中最有朝气、最有热情，也最为活跃的。因此，由网络媒体推出的活动或栏目，首先可以保证相当的关注度和社会影响力。当然，网络媒体不是公益组织，它们最终希冀的是通过这些文化活动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和社会关注度，从而进一步为其打响文化品牌。

网络媒体对文化的关注还不仅仅止于社会议题的领域，除了以上这些原创网络文学网站致力于提高文学素养之外，网络媒体对纯文学的关注度在近几年亦达到了新的高度。2011年，贾平凹的《古炉》一经付梓，便吸引了大量纯文学爱好者的关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纸质版图书的同时，网易读书频道也第一时间在其“书城”中推出了《古炉》电子版的下载服务。2013年年初，在贾平凹的另一本新书《带灯》的新书发布会上，腾讯阅读正式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下了此书的电子版权，首次完成了实体书与电子书的同步首发——这也意味着传统出版业携手新兴电子出版共同开发选题的深度合作模式的形成。

据说，与大量畅销的网络小说相比，类似《古炉》《带灯》这样的纯文学作品可谓市场惨淡，其收入与投入完全不能成正比。不过，这似乎并未影响到网络媒体对传播纯文学作品的信心与热情，他们脚足了劲儿，要在文化市场上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作者对雷锋“爱情”的理解。作者是把雷锋的爱情放在他“热爱生活、热爱自由、热爱和平、热爱美好、热爱真理、热爱生命”的宽广胸怀中来理解的。因此，在谭仲池和彭海燕的笔下，雷锋内心萌动的爱情与他牺牲自我、关爱别人的无私之爱并不冲突，二者是融合为一体的。雷锋的爱情也与大多数青年人的爱情一样，都是个人化的对异性的爱恋之情。但雷锋的爱情又与别人的爱情不同，因为他有一种超越时代、超越自我的“大爱”，在这种“大爱”的信念之下，雷锋将自我的意识和情感与社会的意识和公共情感高度协调起来——这恰是雷锋的伟大之处。

谭仲池和彭海燕以令人信服的故事情节表现了雷锋的这一特点。比如，小说写到易毓秀暗恋雷锋，总想找机会向雷锋表白，甚至想通过《上邪》这首乐府民歌来委婉地表达她对雷锋的爱，有一次，她约雷锋去河边散步，在聊天时听到了雷声，这雷声让易毓秀想起了《上邪》里的诗句，她不禁喃喃自语：冬天怎么就打雷了呢？雷锋听到这句话，马上想到了工地上还没有卸车的水泥，赶紧跑去调度室安排抢救。就这样，一场雷声中的大雨，让易毓秀失去了与雷锋相互表白爱情的机会。也许就是因为雷锋要为集体和别人办的事情太多，他一再错过了让爱情长驻下来的机会——然而即使这样，涌动在易毓秀和雷锋内心里的尚未未点破的爱意，不同样让我们感动吗？又如，小说中写到雷锋与王俐伶之间两小无猜的爱情，这纯洁的爱在雷锋心中只是一颗小心的爱的种子，他强烈的为祖国和人民作贡献的愿望使这颗爱的种子一直来不为发芽、生长。直到雷锋从部队回乡探亲时才发现，王俐伶已经结婚了。“他的心像被蛇咬了一下，那样撕裂肝胆般的疼痛”，雷锋这才明白过来，王俐伶为什么始终不给他回信。雷锋不是一个爱情至上的自私利己者，他的爱心向着世界敞开，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花很多时间去细究为什么王俐伶不给他回信，而当他明白其中的缘由时，一切都不会挽回了。虽然雷锋会为此感到伤心，但他的步履不会就此而停下，他的爱的火焰仍旧会向着世界而燃烧。

用爱情的线索贯穿起雷锋的“大爱”，这实在是一个让我们精神振奋的构思。在过去，我们为了解英雄主义而否定了个体爱情，把爱情当成“小资情调”。如今，在欲望化的时代背景之下，人们在恶意地消费和亵渎着爱情。在雷锋的身上，个体的爱情虽然没有开放出一朵璀璨夺目的鲜花，但雷锋的“大爱”化作了一道彩虹，在这道彩虹上，也有个体爱情的光谱——当个体爱情与面向世界的“大爱”融为一体时，这道彩虹显出了最美丽的光芒。

在此，我愿意以马克思的这段话作为文章的结尾，马克思在《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曾论述了这种爱是未来社会的基础，“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与爱是未来的关系是一种合乎人的本性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我以为，用爱情的线索来贯穿雷锋的“大爱”，就非常形象地表达了马克思的这层意思。

■ 看小说

蒋峰《手语者》冉·阿让式的悲壮情怀

蒋峰的中篇小说《手语者》（《人民文学》2013年第1期）原名《守法公民》，描写了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罪犯”的“守法”人生。小说借“我”之口，书写了继父于勒的信仰与梦想。

已经被判了死刑的冤犯于勒，为了洗刷罪名不惜杀死多人越狱出逃。于勒的蒙冤不单因为他是那个哑巴，对自己被冤判有口难辩，还因为他有重大作案嫌疑……精密策划又危机重重的越狱杀人过程，颠沛流离又尝尽悲苦的逃亡之路对他来说都不算什么，最难忍受的是自己最钟爱的人（继子“我”）的误解和鄙弃。于勒的内心始终有一个信仰，就是对公正的期待。同时，于勒还是一个始终挣扎于社会最底层的哑巴，他有着类似于冉·阿让的悲苦情怀，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我”替他成就一番大事业，“怎么活在你，但你一定要替我把这辈子我没能力、做不到的事情，全给它干成了！”于勒和冉·阿让的结局不同，于勒的努力最终得到了“我”的理解和认可——明白事实真相的“我”最终感受到：那么肮脏的钱，终于闪烁着圣洁的光了。小说的副线是“我”和美院学生谭欣的爱情纠葛，恋爱中的“我”为了谭欣而苦学绘画，“我”一直认为自己和谭欣是天生一对，可是最终，谭欣却嫁给了她的“梦想”。

小说意外连连，曲折幽深，饱满的叙事张力和特有的蒋氏幽默使蒋峰的写作与众不同。在《手语者》中，你不仅可以读出忧伤、疼痛、苦难、孤独，还会读出爱、真诚、感动、希望……

杨道《天黑请回家》屠狗之辈的仗义

杨道的短篇小说《天黑请回家》（《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1期）聚焦我们并不陌生的“底层”，故事单一却也紧凑，充满了生活质感。小说不光表现了底层小人物生活的苦难，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人物在面对病痛、债务、逼迫、追殴、婚姻等磨练时的无能为力。他们不得不委身于下，不得不艰难抉择，无奈或者无助，才是他们心里真正的声音。

小说中的“我”一心一意地在城里卖假狐皮制品，为的只是填补因被骗而亏空的家里开支。“我”不奢求城里人的优裕生活，只求那些爱占小便宜且不大识货的家庭人来买我的商品。“我”一心想要早些还完债务，再翻修一下房子——老婆一直在“我”耳边把这事当念经。但是，如此目标简单的“我”还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一开始，“我”凭着一时仗义，答应一个曾买过自己假货的女人做她的“假男人”，为的是阻止她老板对她的骚扰。不料，那个老板最终发现了我与这个女人之间其实并无关系，于是找上门直接要和我“做交易”，从屁股后掏出一沓红票子甩在床上，甚至答应要把“我”的货全包了，目的就是让“我”劝劝那个女人，答应他从此包养她。“我”多想“把这些钱甩在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脸上，可就在我抡圆胳膊的一刹那，我的手不听使唤了，老婆的声音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唾手可得的财富和道德上的谴责在“我”的心中纠结，思前想后，“我”最终毫不犹豫地把两万块钱和卖皮货所得的5000块一起塞给那个叫赵月阳的女人，把她一把推进车里并且大喊着“快走！”……

古诗有云，“仗义每从屠狗辈”，那些危急时刻能够挺身而出仗义助人的人，往往是些最卑贱的底层大众。《天黑请回家》又一次诠释了这样的情形。尽管在物质化的今天，这个似乎“悖谬”的所谓“常理”依然发生着。作为一个小说家，杨道在小说中鲜活自然而又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情形，让读者忍不住掩卷深思。

（刘晓闽）